



汤敏/文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为什么要重视乡村自主振兴和全域振兴?

乡村自主振兴、全域振兴本质上是一次公共参与精神的振兴,凝聚力的振兴。在这中间,人,是关键,而人是组织里的动物,其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责任感的获得是乡村振兴给我们这个民族最难得的一次馈赠,这是通向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乡村振兴的初衷就是自主振兴、全域振兴

我国现有行政村规模近60万,自然村规模近270万,按现有城镇化率的户籍数据,50%左右仍是农村户籍,加上祖籍乡村,后来因求学就业落户城市的人口,与乡村关联的人口规模超过10亿。因此,乡村振兴是关联到10亿以上人口的大事业,就自然需要思考全局、全域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个示范项目成功的逻辑。

有些地区以优秀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民宿等形式带动了乡村振兴。但在这背后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国70%以上的乡村没有临近大城市的消费流量,没有突出的山水和文化资源,所以这条道路对乡村全域振兴是走不通的。尽管现在包装了一批这样的案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当政策潮水渐渐退去,现实将会深深打击这10亿人口的积极性和信心,对乡村振兴的全局非常不利。

乡村全域振兴的唯一路径是激活自主振兴

用“唯一”这样的提法通常是不严谨、不谦虚的,但通过我们实践证明,激活自主振兴的确是乡村全域振兴的唯一路径。对既无天时、也无地利的绝大多数乡村,唯一能靠的就是“人和”——把乡村自主振兴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古村落情况来看,其历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当下所不能理解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维持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人和”,也称凝聚力。所以,我们一直对找到合理路径的乡村振兴充满信心,以当前经济、科技和人口水平,只有没被激活、整合好的乡贤,没有振兴不了的乡村。

如前文所说,我国“涉村人员”足有10亿之众,按100人中成长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新乡贤来算,其规模也是千万级数量,并且他们的财力和智慧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尽管有千万数量级

的新乡贤,但如何让他们自主、积极性地参与进来成为了关键。

构建乡村振兴的参与通道

浓浓的乡情、乡愁是我们每个人关注家乡、振兴家乡的内生动力。乡村有天然的宗亲纽带、小学校友师生情谊的纽带、父老乡亲的纽带……在激活这些纽带的同时,重新弘扬乡土社会最宝贵的人情味和仁爱美德,可以呼唤出人伦之美的巨大力量。

而与涉村人员、新乡贤一起共建能获得共同荣誉的事业,而不仅是共同利益这样的情谊是具有高粘性、强凝聚力的。

欣喜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看到了这股力量对乡村振兴、民风改良、基层善治的作用,纷纷推动起“新乡贤工程”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组织联络不一定需要线下,将更为方便。

全面激活乡村凝聚力纽带

不知道看过《白鹿原》一书或电视剧的朋友,是否留心了情节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场景?不管是村里天灾歉收,还是民风滑坡,族长都会重修祠堂或者其它精神建筑,以重振乡风,凝聚人心。

在当下以科学为主导的时代,迷信固然不可取,但土地崇拜、历史崇拜却仍是一门宝贵的社会科学。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正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追求,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引。

所以一个以众筹共建的“村史馆”为入口的乡村凝聚力振兴方案应运而生,广大涉村人员和新乡贤可通过互联网无阻隔地参与到这项荣誉共建中来。“村史馆”记录了每个人幼年时村庄里的故事、地名、曾经出现过的乡贤,甚至影响一方乃至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老家人。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引以自豪,都会为这样一件功德而留名感恩。依托互联网,每个参与者又可以让他们朋友、社交媒体、政府、专家知识分子等了解他的故乡,这将引发一系列的裂变。事实也证明,在过去两年,我们通过村史馆这么一个小小的共建项目,撬动了乡村的自主振兴和持续振兴。

村史馆本身还会逐渐延伸出乡村儿童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村民书画艺术中心等一系列文化公益职能,成为乡村版自生长的公益综合体。

构建融理念、方法和机制为一体的社区治理生态体系



卢磊/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良好的价值理念是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指南针,它使得现代性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和基础。反过来说,具体的方式方法和相对长效的机制探索能够将价值理念有效落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社区治理创新带来的获得感切实显现出来。以项目化方式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恰恰能够将价值理念、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不断的迭代更新。

其一,以多元共治理念探索居民需求供给机制,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改革和供需对接。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居民各方面服务需求,在培育社区内生力量的同时,外部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的引入亦显得尤为重要,借力打力是社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地区推陈出新的重要策略。要做好这一点需要很好地梳理出社区居民需求目录并进行分层分级,以此为基础,尝试引入各类内

外部供给侧资源,并实现顺畅对接与落地,内外结合形成协同性力量,共同探索总结出一套社区服务供需匹配机制,建立基于社区需求的服务生态链。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减负增效和增强居民获得感的双重目标。

其二,以协作互联理念拓展不同治理项目的互动协作,并同步增强项目广度、深度。社区微创投和小微项目大赛的项目都是具体解决某一具体社区问题的整体方案,但单个项目较难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且往往容易各自为战,这就需要在整体设计上留意项目之间的关联和超越行政区划的社区概念,有意识、实质性地推动各项目之间的协作与联动,迈向一体化的区域性项目库规划。这样可以提升项目回应居民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为逐步形成社区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其三,以可持续生态理念

构建和培育地区性基层社会治理生态链。在地化的支持性力量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对接社区内外资源、激发居民参与活力和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均离不开在地化力量的陪伴和支持。街乡枢纽型平台组织和社区工作者长期扎根于社区,与社区居民具有天然的亲近度,同时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可塑性。因此,应切实加大对街乡枢纽型平台组织的建设和对社区工作者的支持力度。再者,还需要建立较为具体清晰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的分工机制、协作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并通过立体化的政策创制形成较为稳固的政策制度和文本规范,以确保地区性社区治理经验和模式得以形成和延展。

基层社会治理将是未来深化改革和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街道和社区将很快成为社会治理的重镇和基本落脚点。这一导向将牵引政府部门、公司企业和社会组织向基层聚集且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联动关系,形成协力破解更多更大治理难题。需要留意的是,无论哪种组织主体,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都需要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公众也应是治理的主体之一,而非被动的、简单的接受者。

公益不要错位



崔子研/文

资深公益人

公益组织有很多难处,其中之一就是人才难。愿意做的不一定合适,有能力做的不一定久留,这不只是一个人定位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还是公益组织的定位问题。不论是人还是组织都不能错位。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家国情怀

同其他组织、其他人一样,公益组织和公益人也存在家国情怀问题,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公益的家国情怀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不以逐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不以逐求个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为价值体现,而是以实现公益的社会效益、个人的社会贡献价值为情怀,心有家国,利

于家国,齐家治国,可谓家国情怀。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如果无此情怀,就属于没理解定位或站错位,都需检讨和调整。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饭碗

第一个饭碗是自身生存的饭碗,如果公益组织和公益人自己都吃不上饭,成了弱势群体,就谈不上公益了;第二个饭碗是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饭碗,没有双方面的发展,也谈不上公益。现在站在第一个饭碗位置的偏多,自给自足,小农思想,忘记了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公益担当。只有尽己所能,为社会多做事、多创造,有在职业基础上的事业追求,才有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发展的源动力,才不失公益的初衷和使命。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拜金”

衡量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价值标准有经济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有经济指标但也不是唯一的指标。由于对公益的评价体系远未达到科学,效益和质量标准不明、评估不确,用经济指标一根指挥棒,就会诱导公益“拜金”,而不是效益和质量至上。拿到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挣了多少钱、占了多少比例等和倡导了什么、扶持了什么、填补了什么、影响了什么、促进了什么等相比,后者位置更重要。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名利观

公益界有知名组织、知名人,也有利益,但这种名利的地位应该是后天的。如果公益组织和公益人事先设定名利标准,以名利驱动,公益就做不好,因为杂念太多。不是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追逐名利,关键是自身性质。企业逐利、品牌逐名只要合法就没问题。但公益既要“公”又要“益”,这就要求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名利排在公益之后,错位了就做不好。